

卷

一

元機旅店傳龍語

素壁丹青繪馬鴟

話說老殘在齊河縣店中，遇着德慧生攜眷回揚州去，他便雇了長車，結伴一同起身。當日清早，過了黃河，眷口用小轎搭過去，車馬經從冰上扯過去。過了河不向東南往濟南府那條路走，一直向正南奔塾台而行。到了午牌時分，已到塾台，打過了尖，晚間遂到泰安府南門外下了店。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燒香，說明停車一日，故晚間各事自覺格外消停了。

却說德慧生名修福，原是個漢軍旗人，祖上姓樂就是那燕國大將樂毅的後人，在明朝萬曆末年，看着朝政日衰，知道難期振作，就搬到山海關外錦州府去住家。崇禎年間，隨從太祖入關，大有功勞，就賞了他個漢軍旗籍，從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裏去，單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。這德慧生的父親，因做揚州府知府，在任上病故的，

所以家眷就在揚州買了花園，蓋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。德慧生二十多歲上中進士，點了翰林院庶吉士，因書法不甚精，朝考散館散了一個吏部主事，在京供職。當日在揚州與老殘會過幾面，彼此甚爲投契，今日無意碰着，同住在一個店裏，你想他們這朋友之樂，儘有不言而喻了。

老殘問德慧生道：「你昨日說明年東北恐有兵事，是從那裏看出來的？」慧生道：「我在一個朋友座中，見一張東三省輿地圖，非常精細，連村莊地名俱有。至於山川險隘，尤爲詳盡。圖末有「陸軍文庫」四字，你想日本人練陸軍把東三省地圖當作功課，其用心可想而知了。我把這話告知朝貴，誰想朝貴不但毫不驚慌，還要說「日本一個小國，他能怎樣大敵當前，全無準備，取敗之道，不待智者而決矣。」況聞有人善望氣者云，「東北殺氣甚重，恐非小小兵戈蠢動呢？」老殘點頭

會意，慧生問道：「你昨日說的那青龍子，是個何等樣人？」老殘道：「聽說是周耳先生的學生。這周耳先生號柱史，原是個隱君子，住在西嶽華山裏頭人蹟不到的地方。學生甚多。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間來。凡學他的人，往往轉相傳授，其中誤會意旨的地方，不計其數。惟這青龍子等兄弟數人，是親炙周耳先生的，所以與衆不同。我曾經與黃龍子盤桓多日，故能得其梗概。」慧生道：「我也久聞他們的大名。據說決非尋常鍊氣士的蹊逕，學問都極淵博的。也不拘拘專言道教，于儒教佛教，亦都精通。但有一事，我不甚懂，以他們這種高人，何以取名又同江湖術士一樣呢？既有了青龍子黃龍子，一定又有白龍子黑龍子赤龍子了。這等道號實屬討厭。」老殘道：「你說得甚是。我也是這們想。當初曾經問過黃龍子。他說道，「你說我名子俗。我也知道俗。但是我不